

國語

第八冊



東北新華廣播電台

合江省政府教育廳審定
中華民國卅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國語八册

編審者 合江省政府教育廳
編審委員會

出版 東北書店代理發行

目錄

- 一、一個工人子弟的自述……………一
- 二、樂生的日記……………五
- 三、九一八……………七
- 四、東北抗聯第一路軍……………一二
- 五、吳老太太……………一八
- 六、東北人民把身翻……………二一
- 七、二小放牛郎……………二三
- 八、窮人翻身了……………二七
- 九、秋 收……………三一
- 一〇、毛主席悼「四八」烈士……………三四
- 一一、毛澤東……………三五
- 一二、不能忘記的吳老太太……………四六
- 一三、一口大鐘的故事……………五三
- 一四、二狗子的故事……………五七
-
- 〇五、吵架打爛堡……………六七
- 一六、一封信（繁榮的佳木斯）……………七二
- 一七、獻給戰鬥英雄（慰問信）……………七六
- 〇八、烏 鴉……………七九
- 一九、段喜桂同志……………八四
- 二〇、加入了人民的隊伍……………八六
- 〇一、老虎媽子下山來了……………八八
- 二二、奴才和人才……………九七

一個工人子弟的自述

現在我是正式學生了，我每天和同學們一樣的聽課，打球和唱歌……我真快樂，這是我幾年前的，夢想不到的生活。

記得，我六歲那年，和我同玩的一些孩子們都上學了，我看見別的孩子都穿着新衣裳上學念書，我就跑回家和我媽說：『我也要上學！』

1
『媽當時含着眼淚對我說：

「你爸爸一個窮工人，整天下煤洞子，賺幾個錢養活我們一家人，那來的錢，供你上學呢？你也不小了，不應該老吃閒飯，從明天起，你可以去檢些煤什麼的了。」

第二天，我就揣一個破麻袋去檢煤和檢破爛了。

我沒穿過一雙新鞋，穿的鞋，都是我自己從垃圾堆裏檢來的，整天的披一條麻袋片在冷風裏打戰。

前年，爸爸無故被押起來兩個多月，受盡了

匪刑，出來的時候，人瘦成皮包骨了，頭髮像一團亂草，又黑又瘦的兩隻手乾枯的像冬天的松樹枝……簡直不像人了。因為傷疼不能動，又在家裏養了二十多天，那三個多月裏，全靠媽給人家縫窮來養活我們一家人。

我八歲就在學堂裏作校工，搖鈴掃地，王先生對我太好了，她給我買書，叫我有工夫就去聽課，下課時也可以跟她學，二年裏面，我學完了三年的功課，王先生說，全校的學生，都趕不上我。

現在我是正式學生了，「八一五」光復後，民主政府成立了，我們工人翻了身，若不是民主政府成立，優待工人子弟上學，我一輩子也不要想做正式學生啊！

現在我是四年級學生，爸爸還說畢業後，叫我升高小呢，我一定努力念書，一定要考第一，才不辜負爸爸的希望和民主政府優待的盛情。

樂生的日記

九月十六日，晴，星期一。

今天爸爸過生日，買回兩斤肉，媽媽還殺了一隻老母雞，早飯的菜非常好。

吃完飯後，爸爸喝得有點醉了，滿臉通紅，昏昏迷迷的樣子。爬在桌上。

媽媽叫我倒了一杯濃茶給爸爸，又對爸爸說：『你就請一天假吧！過生日，在家歇一天也

好。這又不是滿洲國時候了，不自由。」

爸爸抬起頭來，把茶杯往旁邊使勁一推：「這那裏話，現在做工，誰都是盡心盡力做，就像做自己的事一樣。我們修的機車，昨天就該完工了，結果老蘇一害病，怕明天方能修好。今天我再請假，不更耽誤工了！這一耽誤，就要少運輸東西了。這是咱們的責任。」

「唉呀，又是一大套的道理。」

媽媽說完，爸爸和我就一同出來了。

爸爸往工廠走，我上學校去。

九一八

興華問他父親：「我時常聽人說九一八，究竟什麼是九一八？」

父親說：「孩子，這話說起來很長，也很傷心。」

「請您講一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興華有些着急。

「好吧九一八是一個悲慘的日子，是中華民國

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這一天，日本強盜開始了對中國的進攻，他想要把中國來滅亡。」

『那麼我們就應該拿起槍桿把他打出去！』
興華瞪着圓溜溜的眼睛，把小拳頭往棹子上一
磕。

『咳！可憐得很。當時我們的政府，是採取了「不抵抗」政策，所以很快的就把全東北給日本子佔據了。從這時起，我們東北人民，便作了十四年的奴隸，度過了悠久的非人的生活，一直到去年的八一五。』

「爲甚麼？我們沒有軍隊嗎？沒有槍砲嗎？」
「興華有點氣急了。」

「有是有的，並且還很多。但是，反動派政府正忙着打內戰呢，那裡還有心來對外。反正中國是偉大的，丟掉東北，還有華北，丟掉華北，還有江北……那怕沒官做。」

「那不苦了老百姓？」

「說起來老百姓是真够苦了。日本子在東北私生了一個「滿洲國」，他管日本叫爸爸。什麼「王道樂土」，「共存共榮」，「日滿一體」

」，……鬧得烏烟瘴氣。誰要不信這一套，誰就是國事犯，思想犯。「犯」就該死！十四年裡，不知死了多少個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你大哥還不是爲了「思想不良」，喂……喂了日本狗！他……他活着今年是二十五歲了。」

「哥哥呀！」興華哇的一聲，抱住了父親的大腿，哭了起來。父親也哽不成聲了。許久許久，爺兒兩個的慘痛才慢慢的鎮靜下來。興華抽咽的問：「後來又怎樣呢？」

「越來越兇，真的就打到了華北，華中，華

南，國民黨反動的中央政府，躲到重慶。在東北就鬧着：物資統制，米穀出荷，勤勞奉公，儲蓄報國。漢奸特務更是任意橫行。這些你都看見了，該能記得。若不把他們打出去，中國人還有活路？幸而去年，蘇聯紅軍來，再加上中國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兩下夾攻，打敗了日寇，把我們給解放了，不然那還有今天？

『對！這些我都記得，我感謝蘇聯紅軍，我喜歡八路軍，我長大也要做個八路軍。』興華

興奮的又握起了小拳頭。

「好！不忙，你現在還小，要好好的學習，充實了自己，將來才能保衛國土，保衛家鄉。不叫另一個帝國主義進來，不叫第二個九一八發生！」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

抗聯第一路軍，是由抗聯第一軍和第二軍合組而成的。楊靖宇任第一路軍的總指揮，魏明

勝，任政治委員。其活動區域北至永吉南至鳳城，東至長白山，西至康平，法庫一帶。

抗聯第一路軍編成後，楊靖宇將軍爲要和熱河方面之抗日軍打通連絡，爲了避免東北抗聯與國內總抗戰隔絕的現象，以便響應國內總抗戰起見，曾於一九三七年冬，特由第一路軍編出了三個師。計劃着用他們來突破那南滿鐵路線，和遼河之平原地帶。當時第一路軍所編的第一師。確曾突破了南滿的鐵路線，和遼河之平原，而到了遼寧之康平法庫一帶。以後就晉

信毫無了。第二師呢？擬定跟隨着一師之後，也越過南滿鐵路，去跟着他們。第三師也擬定由楊靖宇親自率領西去，但因為多種的情形也未能成行。

翌年（一九三八）的春和秋，楊靖宇將軍，又由第一路軍中編出了三個師，打算繼續西行，但是終由於南滿鐵路沿線的一帶平川地帶，敵人統治過嚴的緣故，而始終未能够完成這個計劃。

一九四〇年冬季，敵人們用了絕對優勢的兵

力，對楊將軍舉行傾全力的大圍剿。使之處於三層的包圍中，而將他們困在樺甸縣的某一個森林裏。他們幾次地想突破重圍，但是總未能成功。他們支持到了彈藥已經打空了，食糧已經吃盡了的時候。可是他們仍然手持着無子彈的槍，肚裏吃些枯草根，拚命和敵人搏鬥。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了，便終於將一腔的鮮血，洒在那一片祖國的森林中。他們部下也並沒有一個投降的，全都盡了節，造成了中華男兒於抗日戰爭中，最光榮的犧牲。

楊靖宇將軍死後，他的頭顱是被敵人割了下來送到長春，他的屍體被日寇們得到後，他們好奇地使醫生解剖了他的屍體，結果發現他的肚內並沒有食糧只有草根而已。瀋陽有的醫生曾經參加過那次的解剖都深深地感慨，暗暗地流下熱淚。都認為楊將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好男兒。他爲了我們的祖國，爲了我們整個的全民族底利益，而發揮了他那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甚至於使敵人們，也暗暗地佩服了他那壯志燭天的豪氣。

自從楊將軍光榮的犧牲了以後，在政治委員魏明勝將軍和金日成將軍等的指導之下，仍然繼續地，堅持着南滿方面抗戰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二年中，魏明勝將軍病死於軍中時，他的部下還是堅持遺志，繼續苦鬥。

其光榮殉國的幹部如李紅光，曹國安等等以及無數的無名英雄，他們都是中共黨員，他們都是忠於祖國的人們，他們死有餘榮。

至今尚存的幹部及其部下有金日成，崔賢，安吉，徐哲，朴德山和其他的韓國人。當他

們的祖國在這次被解放時，他們都回到韓國內地去了。

呂老太太

在抗聯活動到珠河縣一帶的時候，那縣裡有個老太太姓呂，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老夫妻兩口領着二個兒子過活，兒子都正在壯年，家裡雖然不是富有，但也可算得小康之家。呂老太太雖然沒有念過書，但是愛民族，愛國家反

而比年輕人熱烈得多。她認爲抗日游擊隊的工
作是高尙的，所以她動員了他的兩個兒子，全
都加入到抗聯裡去當游擊隊員。她又把自己的
所有的財產，和糧食，全部送給了游擊隊，做
爲給養。可是她的兒子在一次和敵人的大交戰
中，都犧牲了。當時她聽到人們告訴她這個痛
心的噩耗，她並未現出半點悲容，反而很冷靜
地對她的鄰居講道：『我的兒子是爲了國家而
犧牲了的，也是爲了我們中國人而犧牲了的，
這沒有什麼值得悲哀的，因爲這是光榮的事啊

！』不久，不知怎的把這個消息傳到日寇的耳鼓裏去了，認爲她有很大嫌疑，認爲她是和游擊隊有關係。所以把老夫妻倆都逮捕了去，受了多少的嚴刑，和灌了好幾桶的涼水。可是她始終未說出抗聯中的絲毫機密。日寇們又把老太太站了兩天兩宿，也沒有屈服。敵人見沒有線索可尋，只得將她放了。

東北人民把身翻

太陽出，露水乾，
東北人民把身翻，
十四年痛苦受盡了；
風吹烏雲見青天。

你說話，他發言，
檢舉特務和漢奸，

十四年老賬要清算；
有仇報仇，有冤報冤，
好過太平年。

爭民主，要和平，
老百姓要自治，
工農兵青婦大聯合；
不許反動派打內戰，
組織起來幹。

共產黨，民主聯軍，
中國人民的救命星，
我們永遠跟你走，
開拓新東北的大田，
建設新東北的樂園。

二小放牛郎

牛兒正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那兒去了，

真不是他貪玩耍丢了牛，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在九月十六的那天早上，
敌人就朝着一条山沟来扫荡，
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
掩护着几千个老乡。

正在那危急的时候，
敌人眼看着走近了山口，

昏頭昏腦的迷失了方向，
抓住了二小要他帶路。

二小他順從的走在前邊，
把敵人帶進了我們的埋伏圈，
四下裏一齊響起了槍礮；
敵人纔知道是受了騙。

敵人把二小挑在槍尖，
摔死在大石頭的旁邊，

我們十三歲的二小，
可憐他死得這樣慘。

幹部和老鄉得到安全，
二小躺在冰冷的山間，
他的眼裏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紅了藍的天。

秋風吹遍了每個村莊，
把這個動人的故事傳揚，

村莊的人們都含着悲憤，
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窮人翻身了

莊稼上場了，張老頭望着幾個大豆漿，樂的合不上牙。其實他樂的並不爲的是豐收，因爲今年的收穫，比起每年來並不算多。可是今年再不用納租，出荷，眼望着這些糧食，有一得一，都屬於他自己的了。

東鄰的王木匠，剛完了活從櫃上回來，手裏拎着有二斤多豬肉，看見張老頭高興的樣子，便喊道：『張大叔！莊稼都收拾好了罷！發財呀！』

『好啦！託悠福，够吃啦。哈哈！你怎麼回來這麼早？嚇！買這麼些肉！過年啦嗎？哈哈！』張老頭確實是在高興，連說帶笑的來了這麼一大套。

『悠不知道，今天櫃上開支了，意外的是給我長了勞金，並且工作的時間也縮短了，也不

像從前那麼累了，這都是在民主政府下得來的。幾個月沒見着葷腥，孩子大人，都饞的直伸舌頭，今天有錢了，賣了點兒肉，大伙兒嘗嘗。要說過年，不怕大叔見笑，前年鬼子在這兒的時候，過一個年，也沒見着個肉星兒。』王木匠有些懊恨的樣子。「那也沒法子」張老頭歎息而安慰的說：『年頭趕的，誰笑話誰，都是一樣，我一年累到頭，打一把糧食，除了交租，出荷，是地了場光。吃不上，穿不上，我和你大嬸只有一條褲子，這能瞞了你？』

『這回好了，你種的全是分得漢奸的地，不用交租，更不用出荷，留下吃糧籽種，賣下錢，買了布，多做上幾條褲子，穿不了的話，鋪一條，蓋一條……』王木匠笑嘻嘻的要着頭皮

○ 『好小子你拿我逗開心！我擰你嘴。』

『得！我的錯。回頭請您吃燉肉。』王木匠邊說邊跑，掉過頭來，還把手裏的肉往高一舉

○ 『謝謝你，算了吧。』張老頭還是合不上牙

的笑着。

秋 收

「秋分無生田，霜降變了天。」這是鄉村裏，很普遍的一種歌謠式的農民曆。真的，一到九月下旬，所有的莊稼，全都成熟了。刷帚似的，紅色的高粱頭。棒槌似的，金色的包米。狗尾巴似的，黃色的穀穗子。還有大豆，稻子，稗子……滿山遍野的，在需要收割。所以，

農民們都要趁着機會，忙着收穫他們用血汗換來的，勝利的果實。若是慢了的話，那就要遭受到意外的損失。像冰雹，烏鴉，麻雀，大雁……都能造成災害的。

在鄉村裏的學校，爲了適應社會的要求，所以，在每個農忙期間裡，都要放忙假。爲的是使兒童們回到家裡，幫父兄的忙。爲了增加生產，爲了豐衣足食，這是我們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最合理的措施。

現在又放假了，我們回家去，都要作些什麼

？藉口年歲小，沒力氣，躲着偷懶嗎？那就對不起學校，對不起父兄，更對不起自己，是最可恥的。

要知道，年歲小，沒力氣，不是絕對的。很可以揀自己能作的，去努力的作。大人割十壠，我們還不能割一壠嗎？大人揩十捆，我們還不能揩一捆嗎？在解放區裏，有着許多勤勞的小英雄，希望這回，我們也考驗出來許多小英雄。

毛主席悼「四八」烈士

親愛的戰友們，不朽的英雄們：

數十年間，你們爲了人民事業，做了轟轟烈烈的工作，今天你們爲人民事業而死，雖死猶榮。你們的死是一個號召，它將加深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它將加強中國人民堅持和平民主事業決心。你們的死，是一個號召，它號召全黨黨員和中國人民團結

起來，爲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全黨黨員和全國人民將繼承你們的遺志，繼承奮鬥直到勝利，決不懈怠，決不退縮。

毛澤東

一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所以人家都稱他爲毛主席。

過去，毛主席的老家，是在湖南湘潭縣韶山

村，他現在由於領導人民進行革命，離開故鄉



有許多年了，如今他是住在中國西北地界的陝甘寧邊區。毛主席成天所想的問

題，就是怎樣把中國治好，怎樣替老百姓謀翻身的辦法。他半生戎馬，為革命宣勞，除了為

人民服務之外，從來沒有一點一滴私人利益打算在裡邊。

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實行賣國求榮的政策，把東北遺棄給日本強盜，那時候，毛主席正在江西一帶，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革命鬥爭。

爲了爭取中國民族解放，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統帥中國紅軍，衝破反動份子的包圍，封鎖，渡過天險大渡河，雪山草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抗日前哨。

二

一九三六年，冬，張學良勸蔣介石說：『你不要再欺服人民，勦滅共產黨打內戰了，全國老百姓都反對。特別咱東北人流亡關內的都要打回老家，望眼欲穿的渴念着有收復故鄉之一日，再打下去，日本人就要滅亡中國了。』蔣介石不聽，而且發了脾氣，要處罰張學良將軍。

真的，蔣介石這個民族叛逆，是不可以理喻的，張學良出於無奈，就把他扣押了起來。這

就是有名的西安雙十二事變。

當時全國人民心血沸動，抗戰的熱情是再也壓不下去了，而日本強盜乘機利用親日份子，從旁吹火要大規模扇起內戰，以便利他從中漁利。

偉大的毛主席，就提出了和平解決，說服蔣介石，大家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共同抗擊敵人。

像這樣寬宏大量的氣魄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從古到今，歷史上只有毛主席一個人。他爲

了挽救中國的危亡，費盡了心思，把全民族組織在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上來，進行艱苦的反帝鬥爭。

三

而蔣介石這個流氓，從來說話就不算數的，一向是跟人民耍滑腔。在八年抗戰中，他一直玩弄着手段。開始打了幾槍，那是給中國人民看兩眼，說：『你們看呀，我這回可抗戰了，再不要反對我了，呵……』緊接着就是逃跑，武漢失守以後，他簡直就是益法壞起來，

反共反人民，自己蹲在峨嵋山頭的霧影裡，縮着脖子觀戰了。

在這個八年艱苦的奮鬥中，毛主席寫了好幾冊有名的著作。

開始抗戰的時候；敵寇的鋒芒，銳不可當，毛主席寫了論持久戰，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內在原因，今天歷史已經證明，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完全成了現實。

毛主席最有名的書，叫做新民主主義論，是那本書告訴我們中國應該走民主的道路。號召

全中國的老百姓，爲着自己的翻身，必須反對國民黨頑固的反動派，堅持其一黨獨裁的政策，必須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和帝國主義及其幫手封建勢力，進行不妥協的鬥爭。

在鬥爭的過程中，建設起一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四

八一五抗後勝利後，毛主席冒大險，親自到重慶，和頑固的法西斯頭子蔣介石，商量建國大計，談判和平問題。

但是蔣介石那個老狐狸，總是那麼油腔滑調的，表面上裝相，表示願意採納良言，也簽了雙十協定的字，骨質裡却加緊準備內戰。所以到今天蔣介石的賣國反人民的政策，已經把中華民族的命運，引到一個新的有可能成爲美帝國主義之奴隸的危險。

今天，毛主席又領導全國人民爲保護民主而進行自衛戰爭。

毛主席的心，是永遠向着老百姓的。他告訴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誠心誠意爲人民服務，

上自各級行政首長，下至伙馬伕役都應該是人民的勤務員。

又毛主席教育每一個革命同志說：『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以羣衆的利益出發，爲羣衆解決問題。

他告誡一切革命的幹部說：不要主觀主義的從自己的願望出發，以感想代替政策是很危險的。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養成實事求是的工
作作風。俯首下心，甘當小學生，向老百姓學習，腳踏實地爲人民服務，纔是一個共產黨員

的人生態度。

正因為他一心為人民，所以在全中國各處，人民都用自己的詩歌，稱頌着毛主席。你聽：

『毛主席是太陽，

照到那兒，那兒亮。

.....

好比是天河的一道痕，

老百姓和他是一條心。.....』

不能忘記的吳老太太

一

部隊每逢移動到安平縣楊各莊的時候，我們紮住在吳老太太的家裡。還沒等我們放下行李，那五十多歲的吳老太太，用對自己孩子一樣的口吻，向我們問着：『爲什麼你們不早點出發呢？我溫的洗腳水也快放涼咧，快去洗腳吧。』有的同志還未有洗完，吳老太太十二歲的

女兒鳳珍，就把煮好了的雜麵條，和熱騰騰的山藥，給我們端來了，這是吳老太太特別給我們做的。

二

高參謀患流行性感冒時，我們正好是住在吳老太太的家呢，她給病號做飯燒水洗衣服，並且盡可能的要把飯做的好吃些，高參謀的病重了，吳老太太憂慮的對我們說：「我去守着老高做活吧，我不耽誤你們辦公事。」她坐在病人睡的炕上，低聲的問着：「高參謀，你好點

嗎？你想吃些什麼，我看看，發熱不？」不一會兒摸及病人的頭，叫鳳珍拿涼水盆來，將濕了的手巾，輕輕的蓋在他頭頂上，又趕快去打騷擾病人的蠅子。在她的這種母親一般溫柔的照顧下，高參謀的病很快的好了起來。

三

一九四二年五月，鬼子對冀中開始了『大掃蕩』，我們的部隊分散進行打擊敵人，我在一個戰鬥中掛了彩，同時又害了很嚴重的瘧疾，我不能隨部隊行動，上級決定把我寄放在吳老

太太家，她對我照顧簡直像自己的兒子一樣，六月初七日那天晚上，我的瘧疾發作了，昏迷不醒。吳老太太和鳳珍把我扶到炕上，並且給我解開了衣服的扣子，脫了衣服讓我好好的睡。這是第二天清晨，我醒過來的時候才知道的。那時我還發現我的衣服鞋子腰帶都很凌亂的散落在炕上地下，和棹子上，這使我非常驚異。等我向她發問時，吳老太太才慢慢的說：「昨天晚上你發燒的暈過去了，聽說鬼子要來清查戶口，人家說：衣裳，鞋子，腰帶放的整齊

了就是八路，說是準備應付情況時方便。穿着褲子不和婦女們睡在一個炕上的也是八路，所以才扶你到炕上脫了衣服睡，省得鬼子清查戶口時盤問惹事。

我感激的心酸起來了，當時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回答她好，但她接着又說：『在這個年月還羞什麼，反正咱們都是正派人。你的傷口痛不痛？我怕他們知道了是槍打的傷口，我給你抹上些雞糞。』

她揭開我蓋腳的夾被子，指着我的傷口說：

『你看，和生的瘡是一模一樣的，鬼子是沒有來，他們如果來了要問，我就說是生瘡了。』

他順手把我的枕頭拿過來扯開說：『你的手槍我給你包好縫在這裡面了，你看一點也沒有弄髒。

四

反「掃蕩」勝利結束了，我們的部隊向平漢路西轉移，又路過楊各莊，還是照例在吳老太太家裡住。團首長向他老人家道謝時，吳老太太很自然的說：「我沒有兒子去和你們在一起

抗日，鳳珍年紀小，還要念書，幫助你們是咱娘們孩子的本份，咱們都是爲了一個目標，打走鬼子，還謝什麼！」

我們離開楊各莊已經幾天了，我換襯衣時，見我包袱內有一封信，另外有三十圓錢，信上寫着：『同志們：聽說你們要過路西了，俺娘怕你路費不夠花，又給你添了三十塊錢，怕你們不肯要，才偷偷的給你放在包袱裡了，你們不要不好意思，這個年月還分什麼你們的，我們的，只要你們多打鬼子就行啦，以後回來再住

我們家裡，我不會寫信，請別見笑，此致，抗禮。』

吳老太太是我們的母親，而我們人民子弟兵是在她的撫養下長大起來了。她的慈愛和熱誠面影，時常在我們的眼前出現，而她那面影每次的出現都給我們帶來了鼓勵。

一口大鐘的故事

李勇把一口大鐘掛在樹枒上，只要鬼子一露

頭影，就有人敲鐘報信。村子裏的老百姓聽見鐘响立刻都跑光了。趕鬼子來了的時候，甚麼人也沒有，甚麼東西也尋不見。

○ 鬼子簡直恨死那口大鐘了，就要來把牠搬走。

李勇猜透了鬼子的心思，預先設下一條妙計。有一天敵人出來搬那口鐘來了，李勇急忙跑上山敲鐘集合民兵。大家來到山裏，把吊在樹杈上的鐘搬了下來，四平八穩的擺在地上然後

就都埋伏去了。

民兵剛走下了山，回頭看見那些不知死的鬼子們，從東坡小路跑上山來。還沒有一刻鐘的時候，忽聽「咯唧」的一聲震响，大鐘爆炸了。一片片的鐵葉四射飛起，把鬼子們的屍體撕得七零八落的。餘下那些沒有死的傢伙，就像耗子一般抱着頭向山下逃竄。……

原來我們這爆炸大王，李勇，在大鐘裏放了好幾個炸彈，將藥綫繫在鐘耳上邊，只要稍一牽動，那口鐘就會大發雷霆爆炸起來的。而那

些蠢豬似的鬼子，絕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一見鐘，以爲這回可得到「俘虜」了，立刻動手搬移，正好中了李勇的巧計謀，可把鬼子炸了個痛快。

神機妙算的李勇，這時又早佈置好了另一個陣勢，一想沒有炸完的鬼子是只有一條路可走，而他就在那裡接上了。等鬼子剛到山口，哈，冤家路窄，一頭正碰上了李勇和民兵，「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你繳槍來吧。……」

二 狗 子

部隊住在安東衛，晚上一個十三歲的小民兵來找我們玩，並且要一個手榴彈。也像大人一樣的開着玩笑說：「鬼子愛吃點心，上回我的洋點心給他吃了，下回再來我沒有還行？給我一個吧。」他講自己的故事了，大家不敢相信的望着他骯髒的小臉，但他的眼睛是很明亮的，他不時閃着眼皮，骨碌骨碌在燈光下亂轉的

小眼珠，正像故事一樣機警和勇敢。他參加民兵好像是偶然的，因為他哥々還是兒童團員，他比哥々還小三歲，但是北街的民兵隊長老柴看上了他。有一天老柴拉着他的手說：「幹民兵吧，小伙計。」他一巴掌把老柴的手打開了，老柴楞了，怎麼還帶打的？他一版正經的列起架子說：「民兵的耳朵還叫人家扯着玩嗎？」他真的當民兵了，槍背不起來，褲帶裡整天插一個手榴彈，手榴彈在他的褲帶裡顯得特別重，所以在湖裡拾草或者在街上跑着的時候，

常常要提々褲子，別人就會喊：『噯呀！提褲子的民兵來了，提褲子好像是缺點，可是老柴沒有看差，他真是個民兵，高粱倒了小鬼來掃蕩，小鬼帶着鐵帽子在安東衛的大街上走着，他腰裡插着手榴彈也在大街上走着，小鬼和漢奸滿莊裡殺豬，逮鷄，從門口裡往外亂拋着鍋碗瓢盆，把粉食洒在街中的糞坑裡。他裝着不生氣的樣子，也不看那些破碎的器具，漂在糞水頂上的穀糠。他只是一條街一條街的走着，一個門一個門的看着，他要看看鬼子和漢奸

晚上睡在那個地方，老柴還在北山上等他呢，他東瞧西望的走到十字路口，一個帶着黃帽子的漢奸一把揪住他的肩膀，拿刺刀敲着他的頭說：「你這小賊羔子，到處看什麼呀？」他慌了，頂糟的是叫漢奸捉住這麼一幌，腰帶上的手榴彈直想往下掉，他提々褲子裝着要哭的樣子說：「俺找俺爸爸要個尖餅吃。」漢奸一把推出他去說了聲「快滾」，他提着褲子就跑了，快出北門時，圍牆的大門口睡着個喝醉的漢奸，他跑進院子一看，橫七豎八的都睡着人，

堂屋裡大棹子上放着一架機關槍，他數了數漢奸，共是二十個。他想這是守北門的吧，看明白一轉身就出來，可是，那喝醉的漢奸，從門口攔住他說：「這是家家，來俺家拿什麼的。」

「漢奸不放他，一股子酒味直噴他臉上，非要個大閨女不可，他擦一擦鼻涕很正經的對漢奸說：「大閨女城外有，我就去找，他跑出北門了，漢奸還在後邊喊「快一點呀！」他回頭罵了一聲「我入你的媽媽。」

鬼子和漢奸一連在安東衛住了好幾天，他也

在街上逛了好幾天，他親眼看見鬼子把他家裏的鍋揭走了，飯罐拋在豬圈裏，家裏什麼都踢蹬了，連他大伯賣海貨的扁擔，連搜柴火的扒子，也叫漢奸燒了火，他多麼火呀，他想要在睡着的鬼子臉上使勁打幾個耳光子，可是老柴跟他說：「慢着，你先把情報偵察好，叫你打的時候你再打。他記着這個話，他把情報偵察得確實，老柴他們在山上打游擊也很放心。

一天晚上，老柴叫醒他，叫他去帶路，一小部分出動打擊，他帶了他們順着放牛拾柴火的

小溝小河，直摸進了倒塌的圍牆，同志們佈置好隊伍，他帶領着一小部分從小巷摸進了大街，大上街黑漆漆的，小飯館裏吱吱的炒着小菜，燈影裏不少鬼子在裏邊大吃大喝，同志們開槍了，鬼子掀翻了棹棧，一窩蜂的逃出，同志們打起了手榴彈，有的鬼子在手榴彈爆炸的火光裏，被削倒在大街上，北門接着響起了手榴彈機關槍，滿安東街熱鬧了起來，他忍也忍不住了，掏出手榴彈一拉絃，就拋了出去，在他身邊的連長，嚇了一跳，一把把他拉倒在地上

，手榴彈在他十步的地方打了一個閃亮，彈片從他頭上像雀一樣的叫着飛過，他爬起來看了

一看，連長說：「小孩怎麼還扔手榴彈。」

回來以後，他向老柴拍起了巴掌，一嘿，洋點心到底給鬼子送禮了。」

鬼子出來搜山，他和八路軍兩個病號跑在一個山坡上，老柴他們在遠々的地方放槍。可是鬼子已經追上來，找老柴是找不着了，他只有跟着病號一塊跑，病號同志實在跑不動了，他也跑的上氣不接下氣，在一個溝崖上，一個病

號同志摔了個筋斗，把一袋手榴彈撒在地上，一個漢奸追上來，手榴彈却閃在後邊，他一看四棵手榴彈躺在地上，這個還能丟嗎？他一溜烟滾過去，一棵手榴彈從耳朵邊穿進地裏，他沒有來想別的。抱走手榴彈袋，就滾在溝底跑起來，漢奸在後邊喊：「小八路羔子不放下槍就斃你。」他頭也不回，盡管讓子彈從頭頂飛過去，過嶺了，漢奸丟在後頭，在一顆樹林裏找到了那兩個同志，他不累了，一下子就跳過去，把手榴彈，送到他們手裏，病號同志，拿

他們滾熱的手，給他擦臉上的汗，把兩棵手榴彈，插進他的腰裏。

他的故事講完了，我們也選了一個最好的手榴彈插進他的腰裏，他一轉身溜出大門，我們問：「幹什麼呀？」查崗呀，他拍塔拍塔在街上跑，「你叫什麼呢？」我們在後邊大聲的問，遠々の黑暗的街角回答了一聲：「二狗子。」

吵架打碉堡

山西有個馬王村，鬼子沒有佔領以前，是個好烘和的市鎮。逢集那天，天不亮就有人來了。趕大車的，趕牲口的，鬧鬧的，一看竟是人。自從日本鬼子來了以後，市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加上去年鬼子兵在這裏修了一個碉堡。扎了二十多個鬼子，市面來的人，更是沒有幾個了。

我們八路軍游擊隊和老百姓，恨死了這些鬼子，就想出了一條妙計，來打鬼子的碉堡。

這天，正是逢集的日子。日頭老高了，還不見有人來趕集。市面上冷清清的，放哨的鬼子兵沒有事幹，就坐在牆根下晒太陽。

忽然那邊響起了咕隆咕隆的聲音，哨兵跳起來一看，有兩輛牛車，各坐了幾個人，由東西兩面趕來了。都搶着先進村口，吆車的對喊：

「那邊的大哥讓一步！」可是誰也沒有停下來。兩輛車碰頭了，要進不得進，要出不得出，

兩個車的輪子咬在一塊。這下怎麼辦呀！車上的人，都是本地莊稼漢，揹着順順，口袋，來，趕集的。他們只好下車來了，一個高個子瞪着眼，大罵西邊來的那輛車：「你瞎了眼窩啦！爲什麼不緩一步呀？」西邊那輛車上的人聽了也冒火了！破口大罵：「呸！驢下的！你自己爲什麼不讓一步？我老遠就招呼你啦，你長着耳朵幹什麼？」這樣一來，你也罵，我也罵，問題越鬧越大了。七八個人臉紅脖子粗的擠在一塊，有的捲起袖子，揚着胳膊，要打架了，鬼子

哨兵見了，哈哈大笑。

這時，西邊車上的一個黑胖子，突然站出來，拉着東邊車上的高個子，大聲說：「走！到碉堡裏找隊長評理去！咱們沒工夫給你打架，咱們忙的很！」高個子也嚷着說：「去嘛！找隊長還怕你？」鬼子的翻譯官，站在旁邊搭腔說：「去吧！隊長在崗樓裏。」

就這樣，黑胖子和高個子，氣兇兇的到碉堡裏找隊長去了。有的人就留在這裏招呼車。二十個鬼子，也還端着碗站在這裏，亂說亂吵的

等着事情的結局。

過了一陣工夫，一人焦急的說：「他兩進了
碉堡怎麼還不出來呢？」正說着，忽然碉堡裏
槍聲響了。吵架的七八個老百姓，每人馬上拿
出駁壳槍來，指着二十幾個端着飯碗的鬼子兵
，喊道：「不准動！」這一下，嚇得鬼子兵渾
身打顫，飯碗都掉在地上了。

原來他們是八路軍游擊隊，那兩個找隊長告
狀的，是兩個神槍手。他們兩個一進碉堡見了
隊長，掏出手槍就打死了，這回可打得漂亮，

連小隊長，翻譯官，打死了十一個，活捉了十三個，得了二十多條槍，臨走，還放了一把火，把礮堡燒掉了。

一封 信

——繁榮的佳木斯

日新表兄：

好久沒見，甚是想念。我們這裏的情形，你們一定是要關心的，我現在揀重要的，寫在下

面，你看了以後，當可得到安慰。

我家裏的人，全很健康。父母每天照常工作，工錢已比以前增加了許多，每月的勞金，是四千五百元，每天的作工時間，却只有八點鐘。我和姐姐，弟弟都在上學念書，媽媽每天忙着給我們作飯，雖然有些累，但是却很快樂。這裏的物價很平穩，吃的穿的，都不見得缺少，也都不很太貴，所以我們的生活，很是安定。這都是民主政府自由經濟政策的賜與。

市內駐防的民主聯軍很多，所以沒有胡匪，

小偷的恐怖。軍隊更是公買公賣，好借好還，夠得上鷄犬不驚，秋毫無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真是名符其實。

因爲秩序良好，貨物流通，市面更見繁榮了。大的工場，商店，飯館，劇院……新設的很多。街頭上車馬行人，來來往往的，總是擁擠不開。被日寇燒燬的建築物，都分別由政府和人民，加以修復，一掃荒涼破落的景景。

交通情形，更爲良好。各綫的火車，輪船，都已開通，準時發準時到。文化方面，也增加

了許多精彩。大學，劇社，報館，電影公司……最近又建設了廣播電台。

可說的事情很多，限於時間，不再寫了。你有功夫嗎？請到這裡玩幾天！此致

敬禮

十一月八日

蔡弟 自強於佳木斯本宅

獻給戰鬥英雄（慰問的信）

可愛的，保衛民主，保衛和平的戰鬥英雄們：
當我想到了你們在陣地裡，向敵人作決死鬥
爭的時候，我的心裡就一方面增高了，對你們
的崇敬，一方面加多了對你們關心，同時也加
強了我對敵人的憤恨。

你們是爲了祖國的獨立，民主，和平而奮鬥
。是爲人民服務，爲國家犧牲。是純潔的，是

神聖的。任何人對你們都要從衷心發出萬分的感激和敬意來。

現在天氣漸漸的冷了。你們防寒的服裝都齊備了嗎？吃的飽嗎？身體，精神都好嗎？這些都請要爲國珍重，你們打垮了敵僞，解放了人民。大功已成，滿可以解甲歸田，和久別的父母妻子團圓。可是，情勢上還不允許，是誰不允許？還不是那些反動派的好戰分子！

時局已經到了緊要關頭，責任加在我們的身上，榮譽也臨到我們的頭上，我們要盡到責任

，爭取榮譽。正義一定要勝利，惡魔一定要滅亡。在後方，我們已竟完成了萬全的準備，充實了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線。我們要共同努力來殺死我們共同的敵人！最後我要喊：

保衛民主的戰鬥英雄萬歲！

保衛和平的戰鬥英雄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烏鴉

烏鴉的顏色是那麼黑，模樣又是那麼醜，叫起來又是那麼「刮呀刮呀」的難聽。而且總在我們淨藍的天空，飛來飛去，向我們頭上撒糞。所以不論什麼人，都要討厭他，說他是一個不祥之物，一聽到他的叫聲，心裡感到發悸，就覺得好像會有大禍來臨一般。

在東北地方，烏鴉是非常的多，並且他還會

經有過一度的幸運，就是傳說裡的烏鴉救駕的故事。據說：滿清的創業皇帝「老汗王」，有一次打了敗仗，被追兵趕得無處躲藏，他便伏在溝裡，却有一大羣烏鴉，落在他的身上，來遮蔽着他，因此沒有被敵人發現，逃了性命。

「老汗王」認爲烏鴉救駕有功，大加封賞，定了祀典，並且下令全國人民，對所有的烏鴉都得尊敬，不得傷害。這本是封建時代的一套愚弄人民的把戲，可是，到處受人咒罵的烏鴉，却因此走了好運，他的子孫便繁榮起來，而給

人民的災害，也就實在不小。

原來烏鴉這種東西，最喜歡吃莊稼的小苗，和成熟了的穀粒，在春天苗一出土，他成千成萬的結着大隊，飛到地裡，去啄食嫩苗，往往把大片的田苗，給弄得一乾二淨。這時重新播種，却又來不及，因此便造成重大的災害，他的爲患，真是不亞於蝗蟲。不但如此，到了秋天，五穀成熟了，他雖然害稼負咎，却來個搶糧無愧，揀那上好的穀實，盡量飽餐，尤其對那黃金色的大包米。一個不留神，便會把大塊

的莊稼，弄成光桿。

現在的東北，更多了一種烏鴉，雖然沒翅膀，但是也能在我們淨藍的天空，飛來飛去，給大地投下極黑暗的陰影。他用不到別人封，就自命爲救國有功，用着最難聽的聲音，刮呀刮呀的叫喊說：「仗是我打贏的，我是正統，東北是我的生命綫……誰叫你們百姓成立民主政府了？不許民主，我要專制，要獨裁，我要接收，接收，接收呀！……」但覺悟的百姓，誰也不願意理睬他那醜惡的叫聲，因此他們就老

羞成怒了，索性向我們人民頭上撒糞，——大量投擲美國的炸彈，用來銷燬我們百姓的廬舍和生命……

要防制烏鴉的災害，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羣衆，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向他們進行反擊，毀其巢，碎其卵，槍殺刀砍，拳打腳踢。不要迷信，不要害怕，要共同團結，採取一致戰鬥行動，那就保證可以掃除這個禍根。不然的話，豈止我們的田園廬墓，妻兒財產，要被收拾個溜乾而淨，就是咱死後的眼珠子，也

將屬於他們老鴉的了。

段喜桂同志

段喜桂同志是山東人，二十一歲，是一個勇敢的榴彈爆炸手，在過去和日寇戰鬥中，他會把敵人投過來的手榴彈，迅速打過去，讓他爆炸在敵人的陣地裡，每次戰爭當敵人衝鋒過來的時候，他總是沈靜的等待。時機一到，一陣手榴彈便把敵人消滅於陣地之前。在四平前線

的自衛戰鬥中，他同樣的消滅了很多的敵人，也有幾次冒着炮火去接近敵人陣地的火線。

敵人的美國砲火，以每分鐘數百發的密度，把他振昏了，他還是堅決的躺在戰場上，清醒之後，他的手榴彈又向進擊的敵人拋去。

在修建工事的時候，他帶着大家一道來幹，他說：「幹呵！同志們，多流一點汗，就少流一點血。」甚至當負傷的時候，在行軍中還替

病號揹槍，他自己的模範行動團結着全班同志，來進行着英勇的保衛民主的鬭爭。

加入人民的隊伍

張鳳山自幼受苦，給人家抗大活，年年挨累受凍，到處遭人家白眼，他立志要革命，想參加民主聯軍，經過了許多周折，他要革命參軍的志願，總算達到了。

他初到了隊伍裡來，覺得甚麼都很新鮮，心裡可愉快極了。

他在指導員那裡談了半點鐘的話，填了一張

革命軍人登記表，領了一套嶄新的軍衣，一個寫着「民主聯軍」的符號。他仔細的把符號綴在左邊的袖子上，他穿好以後，指導員將他領到第二班去。在那裡正開檢討會的十來個人，見他來了，都急忙跳起，嚷着「歡迎新同志！」大家一擁上來，七手八腳的把他的包袱接過去，手也被兩個同志拉着，肩膀上也搭上了兩隻發熱的手，問長問短的，弄得他不知招呼誰好。他被讓到屋裡去的時候，剛把一碗開水接過來，又一個同志去把烟捲遞過來。

像這樣熱情的歡迎，在他的一生中，是第一次，他覺得自己參加民主聯軍，簡直是到了家了，革命兄弟的熱情拉手，使他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

老虎媽子下山來了

——童話——

一

老虎媽子下山來了，貓着腰，搖搖擺擺的向

前走，就像個老太婆。

天黑唦唦的，路上沒有一個行人。

牠心裏想着，嘴裏在念誦：

我是該去那兒找吃的東西呢？

二

就在這山坡下邊，影影綽綽有一座梢林。

梢林附近，是一間草房。

草房裏，住着三個年紀都不很大的姑娘。媽

走親戚家去了，沒有回來。屋裏黑得像地窖，他們三個人簡直害怕極了，緊緊的縮做一團。

就在這當兒，外邊有人打着門框，邪聲邪氣的叫道：

『大姑娘開門呀，媽回來了。』
大姑娘吓得直哆嗦，躲在炕裏。

「給媽開門呀，二姑娘。」

二姑娘，也怕，不敢去。

「來，快開門，媽疼愛的三姑娘。」

三姑娘小，一心想念媽，立刻輕手輕脚的跳下地來開門。

門扇剛一啓動，老虎媽子突然伸出一只毛手

就把三姑娘的脖子給抓住了。

三

老虎媽子走進屋裏來了。爬上炕，就坐在那兩個姑娘的跟前。

大姑娘伸手一摸，覺得毛毳毳的。就問：

「媽，怎麼你身上有毛呢？」

「唉，傻孩子你不知道，秋涼了，你老娘怕我凍着，臨回來送我一身皮襖。」

「媽，你這又是甚麼？」二姑娘拉住老虎媽子的尾巴。

「呃，那是你老娘給我的蠅要。」

就這樣，這兩個姑娘一邊說話，一邊聽到那老虎媽子嘴裏在咬什麼玩藝——噶吱々發響，彷彿那東西很好吃，很香。

「媽，你吃甚麼？」

「我沒有甚麼，是你老娘給我兩根紅蘿蔔。」

大姑娘搶着要：「媽，給我點。」

「我也要吃，媽，別給她。」

二姑娘一把奪了過來。

趕搶到手裏一看，原來是小妹妹的手指頭。這一來可把她們兩個吓毀了，幾乎都說不出來話。過了一會，大姑娘假裝說要撒尿一溜就跑了，隨後二姑娘也跟着溜出來了。

那兩個姑娘跑是跑出來囉，但濛頭轉向，就急忙爬上一棵高大的楊樹頂上。

楊樹底下是一片墳地，

楊樹梢上，星兒閃閃發亮，

風一刮，楊樹葉子就唰唰的扇響，吹得她們

兩個透心涼。

四

不一會兒，那老虎媽子也貓着腰追了過來，可是牠一看人家那倆個姑娘已經爬到了楊樹頂上了，他就坐在底下講：

『乘涼風，摘星星，
還是你們的腿腳靈；

媽已經老了，不行——攀不動也爬不動。』
這時候，人急智生。她們姐妹倆在樹上小聲商量好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從樹上遞下來一條繩頭，就說：

「媽，你拉着這繩子，讓我們拖你上來吧。」

這回那老虎媽子可真上當了，她們姐妹兩個，將牠拖到了半天空裏，突然一鬆手——那個可怕的蠢東西就掉下來了，立刻摔成了一條「死狗」。

附記

孩子，你覺得這個故事怎樣，有趣嗎，讀來懂不懂？

說起這個故事，並不新鮮。也許你們能記事的時候，就聽到老祖母講述過，而你們自己也可能帶

着恐怖的感情，背誦着給別的孩子們聽呢。

是的，在我們這裡老虎媽子實在是下山來過了，而且已經被好心腸的蘇聯紅軍，和人民大家合力打死。吃人的野獸必然滅亡，已經是歷史告訴我們的真理，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不過以前那個老虎媽子雖然死了，可能還有另一個老虎媽子又要下山來了。而這東西對於孩子和平而快樂的生活，該有多麼大的威脅呀？記住，孩子，老虎媽子的柔情是不可信賴的。三姑娘的天真是好的，只是吃虧於太傻氣了。老虎媽子一叫，她就以為是正統的親媽回來囉，就去歡迎。……告訴你，我親愛的孩子們，學乖些，如果再有老虎媽子來了，不管牠是裝個什麼樣兒，都別存客氣，一定要用你們的機智和鬭爭，制服牠，消滅牠。

奴才和人才

在理想的社會主義還未能實現的社會裏，要自己打主義才有飯吃的人，他有兩條路：他可以拿定主義，用他的腦力和筋力去做工，把做出的東西向社會換飯吃；他可以用他的腦力和筋力去奉承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旨，靠這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歡心，在社會上混飯吃。前一種人我們可以統稱之爲人才；後一種人我們可以

統稱爲奴才。

但是不幸得很。人才和奴才是兩箇固有的名詞。

都已經各有他習用的狹隘的意義。奴才一向是只用於社會階級中階級最低的一種人。這裏沒有這種限制。專門奉承大人老爺的奴僕，固然是奴才；專門奉承更大的大人和更老的大人老爺，也都是奴才。人才一向是祇用於對於某一類事情出類拔萃的人，這裏也沒有這種限制。

總而言之，立功立言，爲全人類造福的聖賢豪傑，固然是人才；洗衣燒飯，替一部分社會作事的洗衣匠和廚子，也都是人才。換句話說，人才與奴才的分別，不是以一箇人在社會上地位的高低爲標準，是以他的人生觀和功用爲標準。

